

贾植芳先生

纪念集

陈思和
主编





贾植芳先生纪念集

陈思和●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植芳先生纪念集 / 陈思和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7- 309- 07989- 0

I. ①贾… II. ①陈… III. ①贾植芳(1919~2008)
—纪念文集 IV. ①K825.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781 号

贾植芳先生纪念集

陈思和 主编

责任编辑/盛 亮 胡春丽 蔡 春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7 字数 874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309- 07989- 0/K · 319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贾植芳先生简传 /1

二、先生之书 /27

何满子：“这不是个人的文字事业”——《贾植芳小说选》小引 /29

顾征南：贾植芳小说散论 /32

钱理群：“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读《贾植芳小说选》 /39

孙乃修：贾植芳小说杂文散论 /52

〔日〕今富正巳：尊敬高贵——《狱里狱外》的启迪 /61

陈鸣树：在风雨咆哮的狱里狱外 /63

姜云生：恨不相逢年少时——书致《狱里狱外》作者贾植芳教授 /66

陈思和：留给下一世纪的见证 /69

张新颖：贾植芳先生的乐观和忧愤 /73

祝 勇：非生非死之境——读贾植芳《狱里狱外》 /76

雷启立：远山的风景——读《狱里狱外》 /79

李 辉：解冻时节：贾植芳先生和他的家书——《解冻时节》代序 /81

董大中：私人档案 时代剪影——评贾植芳、任敏著《解冻时节》 /88

张新颖：早春日记中的人与事 /90

刘志荣：纸上的春天 /92

杜宁远：又读契诃夫 /95

里 力：契诃夫的花边 /97

智效民：贾植芳：人事难言才说鬼 /99

白色-羽毛：七月的背影——读贾植芳《我的朋友们》 /101

蔡春华：《老人老事》编后记 /103

李 泳：老人老事 风骨依然 /105

孙乃修：深沉厚重显卓识 /107

衣素洁：翻开“历史的背面”——《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读后 /109

沈建中：贾植芳的人生传奇——《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代跋 /111

尹秋之：贾植芳和他的一部“传奇之著” /117

五 谷：知识分子的妻子——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贾植芳画传》 /120

陈麦青：血性汉子 真情文字——关于《贾植芳致胡风书札》手稿 /122

韦 决：书里人生亦怆然——贾植芳旧著谈往录 /124

三、先生之学 /131

〔日〕伊藤虎丸：贾植芳先生欢迎会闭会致辞 /133

朱静宇 李红东：不是跌倒，就是站起来——贾植芳先生学术印象 /135

乐黛云：新中国比较文学的前驱贾植芳先生 /145

蔡春华：解冻后的新生——贾植芳与比较文学 /148

姑丽娜尔·吾甫力：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国家认同与族别身份——怀念导师贾植芳先生 /152

宋炳辉：作为翻译家的贾植芳——写在贾先生逝世二周年之际 /155

汤鲁阳：贵在扎实——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评介 /161

张国安：迟到的邀约——读《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165

陈广宏：重读贾先生《周作人新论》一文的感想 /167

吴培显：在比较视野中破解新文学领域的难题——论贾植芳先生的新文学研究 /171

张业松：贾植芳与《贾植芳文集》 /183

宋炳辉：贾植芳的《贾植芳文集》（理论卷） /186

四、先生之行 /191

胡 风：酒醉花赞——怀贾植芳 /193

- 何满子：我的朋友贾植芳 /196
- 顾征南：反动派逮捕贾植芳夫妇 /200
- 化 铁：闲话贾植芳 /202
- 朱 健：又见贾先生 /204
- 任 敏：我与贾植芳(三则) /206
- 董 桥：黑布鞋里的红枣和核桃 /213
- 陈思和：感天动地夫妻情——记贾植芳先生和任敏师母 /215
- 李 辉：身影——贾植芳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 /220
- Xu Jitao: Quality of Social Backbone /237
- 乐秀拔：大写的“人”——记贾植芳先生 /241
- 吴中杰：把“人”字写得端正 /243
- 叶 鹏：把“人”字写端正 /247
- 苏兴良：解冻时节赴京华 /250
- 袁 越：风雨岁月两代情 /253
- 吴欢章：贾植芳老师 /255
- 许道明：也说贾植芳先生 /257
- 郑 重：把“人”字写得端正些——访著名学者贾植芳 /260
- 〔日〕小林二男：贾植芳先生印象 /271
- 秋 石：鲁迅传人贾植芳 /273
- 陈思和：殊途同致终有别——记贾芝与贾植芳先生 /277
- 孙乃修：暮年反思：“我一生从未成为保守派” /285
- 栾梅健：转轨的杂家——浪迹江湖的传奇学者贾植芳 /295
- 吕 胜：做好人，做好学问——贾植芳教授印象 /300
- 〔日〕山口守：坐过三种牢狱的知识分子——忆贾植芳先生 /302
- 应 红：我眼中的风景——贾植芳先生散记 /306
- 柳 珊：平平淡淡总是真——我所认识的贾植芳先生 /310
- 蔡兴水：博杂如斯——记贾植芳先生 /315
- 王友贵：贾植芳先生玩书与赠书 /318
- 钱亦蕉：贾植芳先生的书房 /320
- 汪 凌：道之传如涓涓清流 /324
- 张新颖：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琐记贾植芳先生 /330

曾毅峰：贾植芳的人格力量 /336

〔日〕小林文男：追求自由的青春——贾植芳访谈录 /351

张洁宇：俯仰无愧 风骨文章——贾植芳先生访谈录 /355

李怀宇：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368

樊克宁：贾植芳：硬骨头的“胡风分子” /376

五、先生之风 /383

张业松：贾植芳先生学术贡献简述 /385

李楠：活出来的真正知识分子——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严绍澍等学者忆贾植芳 /390

徐中玉：老贾仍活在我们心里 /403

钱谷融：回忆贾植芳 /405

牛汉：贾植芳：瘦小的大形象，匍匐的跋涉者 /407

林希：遥祭贾植芳先生 /410

范伯群：五十六载师生情永铭心间 /412

曾华鹏：怀念贾植芳师 /420

张长林：贾植芳，我狱中的师友 /423

纪申：我的贾植芳老哥 /427

陆谷孙：性情中人，又弱一个——纪念高邻贾植芳先生 /429

晓风：送别与怀念——痛悼贾植芳叔叔 /431

彭小莲：一方净土 /434

吴福辉：饱尝苦难而坚守的贾植芳先生——对他晚年的印象小记 /444

谢天振：人格光辉永存——贾植芳先生去世一周年祭 /447

陈思和：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 /454

李辉：绝响谁听？——再读贾植芳先生的来信 /468

孙乃修：怀念贾植芳先生 /471

陈建华：历史背面的断记 /473

李庆：贾植芳先生散记 /478

徐静波：人格的丰碑——怀贾植芳先生 /483

殷国明：端端正正写个“人”——说说贾植芳教授 /487

陈青生：从此不再分离 /489

- 钱 虹：贾作真时真亦“贾”——纪念贾植芳先生辞世一周年 /491
- 胡中行：永远的珍藏 /493
- 韩石山：贾植芳：苦难而又张扬的人生 /494
- 杨剑龙：我呈贾植芳先生的三首诗 /500
- 史承钧：回忆贾植芳先生 /503
- 孙正荃：由索尔仁尼琴想到贾植芳 /506
- 萧斌如：贾植芳：“把‘人’字写得端正些” /509
- 孙立川：深心追往 远情逐化——忆贾植芳先生二三事 /512
- 傅查新昌：人格与尊严——此文献给贾植芳先生 /516
- 孙小琪：坐在书桌边的贾先生 /528
- 木 叶：冷魂贾植芳 /530
- 严 锋：回忆短章 /534
- 王宏图：先生，你一路走好！ /536
- 张业松：贾植芳先生的最后时刻 /539
- 冯 进：贾植芳先生二三事 /543
- 段怀清：那些日子，那些时光——贾植芳先生琐忆 /545
- 汪 凌：那个硬骨铮铮的人走了 /552
- 周立民：“我们不能让生活失色”——追忆贾植芳先生 /555
- 石曙萍：跌倒了爬起来——怀念贾植芳先生 /567
- 吴 敏：我所见到的晚年贾先生 /571
- 金 理：“到处去跑”的贾先生 /577
- 〔日〕木村泰枝：怀念贾植芳先生 /580
- 刘 涛：香远益清——悼贾植芳先生 /583
- 许丽青：逝者如斯——怀念贾植芳先生 /587
- 杨光辉：大学图书馆人文关怀 通识教育——关于复旦、哈佛、耶鲁图书馆的
感想兼怀贾植芳馆长 /590
- 陈 离：怀念一个人 /596
- 刘志荣：一些记忆的断片——贾植芳先生三年祭 /603
- 李仁和：他“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617
- 孙桂森：先生，您走好 /625
- 赵文礼：贾老，您永远活在故乡人民心中！——深切怀念著名文化大师贾植芳
先生 /627

邱文选 刘润恩：沉痛悼念乡友贾植芳先生——写在贾植芳先生仙逝一

周年 /630

刘福泉：斯人虽逝 风范永存——怀念贾植芳先生 /633

彭希曦：沉默的恩情——念贾植芳先生 /637

周俊生：贾植芳的遗产仍是今天的稀缺品 /638

朱四倍：从贾植芳先生看当下学术人格的蜕变 /640

潘 真：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 /642

zhuguiying：我们不能让生活失色 /644

周 敏：“江湖派”的贾植芳先生 /646

罗晓荷：回忆我的叔爷贾植芳 /648

六、先生永生 /653

悼词 /655

挽联唁电唁函选 /657

媒体报道 /701

《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斯人已去 精神常驻——缅怀贾植芳先生对中国
比较文学的贡献 /701

陈熙涵 王 磊：笑书人生最后一笔——追记昨晚逝世的著名学者贾植芳
先生 /707

干琛艳：众弟子送先生最后一程 /710

张 弘：文化老人贾植芳平静离世 临终前仍操心文化 /712

凌 馨：追忆文坛泰斗贾植芳 一生四陷图圈 傲骨写就人生 /715

姜泓冰：贾植芳：“人”字写得端正 /719

夏 琦：端正地写完一个“人”字——学生及亲属深切缅怀文化大家
贾植芳 /722

刘晓玲：贾植芳：留得温情满人间——从来不介意有人打扰 病危时
还惦记着亲友弟子 /726

罗四鸽：先生远去 “人”字长存——作家、翻译家、学者贾植芳先生与世
长辞 /731

康 凌：这是六点四十六分的复旦 /734

朱 强：逝者：硬骨头教授贾植芳 /736

梁 捷：贾植芳去世：他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人格参照 /741

编后记 /743



一、贾植芳先生简传

生命的历程,对我说来,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历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

——贾植芳《且说说我自己》

—

贾植芳先生于1916年(旧历丙辰年)9月29日(农历九月初三)出生在山西汾城(现名襄汾)的南侯村。据先生回忆,童年时代的他是个淘气不听话的顽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性冥顽不灵,从孩提时代就在家闹事,外面闯祸”^①。那种不安分的性格使他极少对当时教科书上的刻板内容发生兴趣,反倒对乡间戏台上那些武生扮演的绿林好汉以及他们那种行侠仗义、视死如归的豪杰气度感到天然的亲近,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把那类讲信义重然诺、又富有反叛精神的英雄视作自己的人生楷模。

在十四岁那年,由一位在外经商的伯父资助,贾植芳先生和他的哥哥贾芝一起来到省城太原念中学,这是他初次见到家乡以外的广大世界。贾家兄弟二人就读于太原的成成中学,少年贾植芳照例不爱听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说教,而是把课桌下偷读小说当作每日的重要功课。最初让他入迷的还主要是《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但在初中二年级时,他受到一位北师大毕业的国文教师的影响,热忱地读起了《呐喊》、《彷徨》、《女神》、《少年漂泊者》、《灭亡》、《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新文学作品及外国翻译文学,以及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读物。这些阅读使他对自“五四”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学有了广泛的认识,并使他初步形成后来奉行一生的文学理想,即“从这时起,我开始认识到文学是一种改造社会、改善人生的武器”^②。就这样,他开始了最初的写作尝试,第一篇小说是登在1931年的《太原晚报》上的《一个兵的日记》,“写的是阎锡山旧式军队生活的野蛮和腐烂,初次表现了我对现实生活秩序的不满和抗议,对它的告发。”^③显然,这个顽皮的少年已自觉地把他的目光投向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剖析中,他那鲜明的、桀骜不驯的个性随之也转向了对中国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与抗争。

1932年,贾植芳先生初中毕业,跟随哥哥前往北平继续求学,考入由美国教会主办的崇实中学。他这时已接触到校内外的革命活动,经常和同学中的进步青年在一起聚会、读书、讨论,他的反叛的个性和冒失的行动触怒了校方,最终在他差半年毕业的时候,以“思想不良”为由将他开除,此后他又先后两次转到别的学校继续读书,但都因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不得不辍学。于是他索性放弃了学业,早出晚归地泡在北平

① 贾植芳:《我的读书记》,《历史的背面》,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31页。

② 贾植芳:《我的第一篇小说》,《历史的背面》,14页。

③ 同上书,13页。

图书馆里,通过刻苦的自修来学习知识。他读了大量英文版或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著作,热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这些西方文学大师和哲人的思想,同时继续以社会现实为题材写作小说和杂文,他用鲁索、霍达森、张四等笔名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各种大报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可以说这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正式开始,他的虽尚稚气但却犀利大胆的文字中,显示出对现实的洞见和独立的个性思考。

与此同时,在1935年冬天,贾植芳先生作为一个胸怀社会的热血青年,投身到旨在反帝、反侵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紧接着,在第二年春节,他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贾植芳先生人生中第一次入狱。两个月的牢狱生活让他初尝政治迫害的滋味,但也使他的精神和意志都得到了磨炼,从此更加强化了个性中不屈服于专制和暴力的一面,正像他所嗜读的《神曲》中的一句名言:“假使一个人坚持到底,他的意志便不可毁灭。”在伯父的周旋和努力下,他获保释出狱,这个十九岁青年的性格中显然多了几分沉郁和悲悯,但他那种执拗、顽强的反叛气质却更加成熟,并且注定将要伴随他的一生。

二

1936年春天,在伯父的安排和资助下,贾植芳先生东渡日本,考入地处东京的日本大学经济系。尽管他的伯父再三叮咛他不要再搞政治,而应学些实际本领,但他却还是很快就脱离了经济系,转入社会学系。多年以后,他对自己这一选择的动机作出如下解释:“首先是因为我原来的主要兴趣是搞文学创作,我想学点儿社会学专业知识,以便从中得到观察、分析、描写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论导引。其次,我来日本的真正兴趣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于从事‘政治避难’。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救亡图存意识可以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第三,经济学科的经济专业是本科,课程多,学费也贵。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留学生的文化活动和进行文学创作。社会学是专科……课余时间较多。”^①

留学日本的一年半时间里,贾植芳先生系统学习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购买和阅读了日本出版的大量有关中国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的译著,这为他日后更加清醒和深入地观察中国社会状况及从事社会学研究打下极坚实的基础。当然他同时也以更大的热情参加到留日中国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中,并由于他的爽朗性格和行侠仗义而结交了许多挚友,像后来也同样从事文艺事业的覃子豪、李春潮、谢挺宇等。晚年的贾植芳先生回忆在东京参加的留学生活动,对他触动最深的是两次纪念集会,分

^① 贾植芳:《我与社会学》,《历史的背面》,42页至43页。

别为高尔基和鲁迅的追悼会,尤其是鲁迅先生的逝世,令他感到像失去了魂魄似的悲痛,特地写作一首散文诗《葬仪》以志心中的哀思。

这一时期的贾植芳先生在社会与文艺理想上都自觉秉承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传统,并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从事严肃的批判现实的创作,渴望它在鲁迅逝世后依然能被延续下去。所以当他在1937年初看到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时,“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员阵营,喜悦地发现,这是继续高举鲁迅先生的战斗文学旗帜前进的严肃的文学刊物,因此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1936年底写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丛刊的编辑部。”^①这篇小说以他本人从北平监狱出来后的一段生活经历为素材,“努力学习鲁迅先生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平淡生活中揭示出人性的麻木与悲哀。”^②不久以后,他收到丛刊的第四集《黎明》,上面刊登了他的小说,同时收到的还有胡风的一封非常热情的来信,对他的创作给予了很大的鼓励。这便是贾植芳先生与胡风之间友谊的开始,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友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好比是拿到了进入地狱的通行证。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一直保持着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尽管《工作与学习》很快就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但胡风在三四十年代又陆续办起了《七月》、《希望》等文艺期刊,上面都经常发表贾植芳先生的小说、散文、通讯和戏剧作品。

在日本期间,贾植芳先生由于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自然就成了东京警视厅秘密警察的监视对象,当抗战爆发后,那些帝国警察揭去“文明的面纱”,频频前来搜查,但这时贾植芳先生已决定放弃学业,不久便回国参加抗战了。

三

贾植芳先生在1937年9月经香港回国,其间他拒绝了伯父替他安排的留在香港或去欧洲读书的前程,而在抗战这个时代主潮的感召下,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和热情投入到民族革命战争中去。他后来追忆这次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抉择时说:“再想到自己几经囹圄、伤痕累累的一生,我不能不感慨万千!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以后经历的苦难是我难以想到的,但选择回国抗战,仍然是我的良知所决定的,即使历史重演一下,我伯父为我安排的几条路程再次摆在我面前,我仍然会选择自己应该走的路,终生不悔。”^③

整个抗战的八年中,贾植芳先生颠沛流离于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各地,他的不服管束的个性和固有的良知使他不能容忍现实中腐朽与黑暗的一面,他既不会与其

①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137页。

② 同上书,138页。

③ 同上书,108页。

同流合污，便难免要同身处其间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起初，他报名参加由国民党主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随着战事的发展先后辗转于南京、庐山、江陵，最后到达武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腐败现象，心中感到非常失落，而对于官方的拉拢与利诱，他只觉得无聊，于是以不合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当他后来被派往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抗日部队中做对敌宣传和翻译工作的上尉日文干事时，那种失落的心情依然延续着，而由于他把眼见的许多真实情况披露在后方进步刊物上，并时常与当地的“左”派抗日组织来往，在国民党“限共”、“溶共”的活动中，他显然被目为怀疑的对象。1939年春，贾植芳先生设法逃离了这支令他厌恶而且也容不得他的部队，其后历尽各种险情，回乡看望了一次父母，又在流转迁移中到了重庆，在这里他遇到留日同学谢挺宇，经他介绍进入《扫荡报》工作。贾植芳先生当时还不清楚，谢挺宇及其周围的曹祥华等几位同事都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尽管《扫荡报》是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报，但他所处的这个小圈子却实在让他感到了志同道合的欣慰。只是没过多久，他因为在报上编排或撰写的文章全都措辞激烈，尤其是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已经叛国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终于惹恼了上峰，遂不得不在1940年初经曹祥华安排，转去驻陕西秋林的山西战时新闻检查所工作，但才过了一年的光景，曹祥华电告他从速离开，果然，他发现形势有变，上面新派下来的人已俨然把他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对待。离职以后，贾植芳先生困居在西安读书、写作，这期间他与在当地读书的同乡任敏从相识到相爱，自由结为夫妻，同时他还找到一份工作，在西安附近的一个工兵团里翻译日文资料。然而这短暂的幸福和平静很快又被打破了，1945年初，他再次被军方怀疑是共产党员，甚至已下达了要将之活埋的密令，幸亏有人及时通知，他带上任敏连夜逃亡，在夜幕中爬过一路的荒山巨石，直到天亮方才脱险。此后的几个月中，他和妻子又一道过起了危机重重的漂泊生活。

可以说贾植芳先生在抗战八年中的人生历程称得上是“九死一生”，仅是性命攸关的生死关头，他就经历了多次，更不要说那些流亡途中的贫困、饥馑、艰辛与绝境了。但正是在这些磨难之中，贾植芳先生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得到了考验与确定，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并不畏惧来自现实社会的不测和凶险，而是主动去承担，以直面人生的勇气永远地反抗着现实的丑恶和不公。并且他从此也爱自称是“社会中人”，其中所含的意思应该是：他属于那类远离了安定环境和书斋学问的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不再以抽象的方式进行，它同生活中的重大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思想者把生命溶化到时代的脉搏里，同时也感受着时代的生命对精神的刺激。”^①

这八年的闯荡令贾植芳先生更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军队到商界，从军阀到农民，他都在各种情境下厕身其间。这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观察，而且

^① 陈思和：《留给下一世纪的见证》，《历史的背面》，669页。

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生动的素材。尽管极少有安宁的时刻,贾植芳先生在这个阶段仍写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诸如独幕剧《家》、报告文学《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及小说《人生赋》、《剩余价值论》、《我乡》等。这些创作中继续了对“人的悲哀”的反省和思考,同时也有对抗战生活的描绘和赞美,伴随着一种对人生意义的正面探求。

贾植芳先生把这些作品陆续寄给了正在编辑《七月》杂志的胡风,其间与他初次有了面对面的交往。还在贾植芳先生被派往中条山时,胡风希望他到前线后多为《七月》写战地通讯,报道抗日消息,为了工作方便,特别给他一个“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后来证明这并非是个虚名,贾植芳先生不仅写了多篇报道,还曾经用这个身份出面把几个向往延安的青年介绍给了八路军在西安的办事处。贾植芳先生与胡风的第一次相会则是在重庆,胡风亲自前来《扫荡报》的职工宿舍找到这位不曾谋面的青年作者,两人从此时常在一起欢叙畅谈,贾植芳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们既谈文学、文坛,也谈抗战形势与个人的生活,真是海阔天空。我在重庆只住了三个月就又离去了,但这段发光的日子,却留给我显明的记忆。”^①其后他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贾植芳先生偶然在报刊上看到有人造谣诬陷胡风的文章,顿时感到极大的愤怒,而当再读到胡风本人亲自揭穿谣言并对造谣者加以抨击的文章时,“我这才感到满足和快意。因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决不是他个人的荣辱问题。不过通过这个事件以及在我心中激起的感受,我深深体验到,胡风和我的友谊与感情,已经是牢不可破了。”^②

四

1945年春,贾植芳先生夫妇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终于平安地抵达了济南的伯父家中。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拒绝了伯父为他安排的前途;当听伯父说想让他学习经商,以为将来继承产业时,他很干脆地摇摇头,回答说:“伯伯,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我要当个做买卖的商人,我就是不念书跟你学,也能做那些事,那书不是白念了么?”^③

不久以后,他们夫妇南下到徐州,他在这里被日伪徐州警察局特高科以策反罪名抓进监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入狱。好在很快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在翌日就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又在徐州滞留了近一年后,他们夫妇在胡风的建议下,于1946年五六月间来到上海。这时的胡风正在一边埋头著述,一边主办《希望》杂志和“七月文丛”、“七月诗丛”,贾植芳先生与胡风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两人在工作与生

①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148页。

② 同上书,149页至150页。

③ 同上书,109页。

活中越来越加深了友情；同时通过胡风，他还认识了路翎等一批同属于“七月派”的同道作家，结下了许多新的友谊。

此后的两年中，贾植芳先生进入到勤奋的创作阶段；后来他慨叹说：“命运之神似乎在哪儿发过誓，绝不让我有任何的写作机缘，而我，却又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个安定的瞬间匆匆忙忙抓起笔来，努力要留下一些人生的感触。”^①他在这两年里提笔写下的有小说《理想主义者》、《更下》、《草黄色的影子》、《一幅古画》（包含了他抗战期间及此时的大部分小说的作品集《人生赋》在1947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列为“七月文丛”之一种）及后来收在散文集《热力》（上海文化工作社1949年出版）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他的小说风格更为冷峻，以讽刺的笔调刻画社会现实使人堕落的悲剧，揭示出精神堕落者在人格上的破产，而散文作品则含有丰富的哲理意味与尖锐的政治讽喻锋芒，像《黑夜颂》、《热力》、《悲哀的玩具》、《夜间的遭遇》诸篇，都显示出了沉郁有力的批判力量。此外，他这时还用各种笔名为报刊写了大量的批判性政论，并一度接手编辑《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结果因为编写的文章有着极为显明的民主倾向，只出了八期就被当局查禁。

1947年9月，贾植芳先生第三次被捕。这次的罪名是“煽动”学潮，起因是他曾为两家进步学生刊物分别写了杂文《给战斗者》和《一张照片》，热情地称赞学生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持枪的中统特务们在深夜里包围了他的住所，把他和妻子一起押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二号上海中统局本部的牢房里，半个月后又将贾植芳先生转到位于蓬莱路的上海警察局中。关押的时间长达一年有余，而且审讯的严酷性比较以往的两次入狱都更为厉害，但贾植芳先生却也比以前更加沉着从容，当审问者提出以出卖胡风或公开发表反共宣言作为释放条件，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条件，表现得丝毫也不在乎他们的威胁和劝诱。经过胡风、俞鸿模等朋友们的四处奔走，贾植芳先生在1948年10月被保释出狱。但他的人身安全仍然受到威胁，而且正当国共决战之际，国民党的政治迫害日益猖獗。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夫妇不得不避居到上海郊区的法华镇，暂时躲进了一间狭窄僻静的乡间阁楼里。

五

隐居的这段时光里，贾植芳先生昼夜不停地写作着一部社会学著作《近代中国经济社会》。他后来曾自述促使他着手这项工作的原因及当时的考虑：“我在东京日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曾跟园谷弘教授学习中国社会史，这使我对中国社会历史保持着

^①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28页。